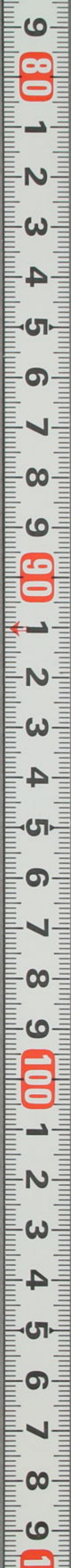


劉向列女傳 八

丑



新續列女傳卷之下

國朝

一 太祖順聖高皇后

古今列女傳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馬氏其先自宋太保默家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世豪里中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賑周人之急如將不及母鄭氏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為刎頸之交遂以<sub>レ</sub>后託其家父卒子興育<sub>レ</sub>后同<sub>レ</sub>已女<sub>二</sub>后自<sub>レ</sub>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sub>レ</sub>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sub>二</sub>嬪<sub>レ</sub>于



大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誠敬感孚夫音內外咸譽之值歲大歉音 后從  
帝在軍嘗自忍饑懷糗林去 餌哺脩供 帝未嘗乏  
絕造次顛沛恪遵婦道 帝每有識記書札輒命  
后藏之倉卒取視 后即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  
誤 帝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母苦天下生民  
后謂 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皈以  
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  
人心人心所皈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  
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帝曰尔言深合我意明日

冒雨啟語 后曰昨聞尔言徃來方寸間不能忘有  
一卒違令忽與婦人俱語之不能隱吐實云掠得之  
我告之曰今日用兵所以禁亂若寡人之妻孤人之  
子適以生亂不即舍之吾必戮爾此卒感悟遂即舍  
之由尔之言也 后曰用心如此何憂人心之不皈  
乎 后初未有子撫育 帝兄子文正嫡子李文忠  
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後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  
帝帥師渡江 后亦率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  
居建康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親率妾勝完緝衣鞵  
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々左右 帝規畫動合夏機

續下  
洪武元年春正月 帝即位册為皇后因謂侍臣曰  
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葦亭豆粥薄音沓河  
麥飯厚意文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  
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  
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  
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  
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  
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  
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困眠御誥怨少過輒  
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揚然家之良妻

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  
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既不忘妾於貧賤願無  
忘群臣百姓於艱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賢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后既正位中宮益自動勵督  
宦妾治女工夙興夜寐無時豫怠勤 帝親賢務學  
隨夏幾諫講求古訓諭告六宮孜孜不倦一日集女  
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曰自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  
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 后於  
是命女史錄其家法賢行每令誦而聽之曰不徒為  
吾今日法子孫帝王后妃皆當省覽此可以為万世

法也或曰宋朝過於仁厚 后曰過於仁厚不猶愈於刻薄乎吾子孫苟能以仁厚為本至於三代不難矣仁厚雖過何害於人之國哉 帝嘗謂后曰君者百責所萃一夫不得其所君之責也 后即起拜曰妾聞古人有云一夫失所時予之憂一民饑曰我饑之民寒曰我寒之今陛下之言即古人之心也致謹於聖心加惠於窮民天下受其福妾亦與有榮焉又嘗從容告帝曰人生雖有明聖之資不能獨理天下必擇賢以圖治然世代愈降人無全材陛下於人材固能各隨其短長而用之然尤宜赦小過以全其

人 帝喜稱善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宝至京師問 帝曰得元府庫何物 帝曰宝貨耳 后曰元氏有此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貨財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也 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宝耳 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技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醜鴆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顯名万世即大宝也

而豈在於物乎 帝曰善嘗侍坐乾清宮語及窮約  
時夏 帝曰吾與尔跋涉難々備嘗辛苦今日化家  
為國無心所得上感天地之德祖宗之恩然亦尔内  
助之功也 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  
命眷之祖宗祐之安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  
約之時而警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於患難  
而謹飾於朝夕則天地祖宗非惟庇祐於今日將為  
子孫無窮之福耳 帝凡御膳 后必躬自省視官  
人請曰官中人衆無煩聖體 后曰吾固知官中有  
人但婦之夏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竭音潔

朕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為此者一以  
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為無人耶  
官人聞之莫不感悅 后聞女史論西漢竇太后好  
黃老顧而問曰黃老何如女史答曰清靜無為本若  
絕仁棄儀民復孝慈是也為 后曰不然孝慈即仁  
儀夏也詎音有絕仁儀而為孝慈哉仁儀乃為治之  
本乃曰絕之棄之非理也 后令誦小學各注意聽  
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夏易行於人道無所不  
備真聖人之教盡表章之 帝曰然吾已令親王法  
駙馬太學生咸講讀之矣 后嘗聞元世祖后煮故

弓絃夏亦命取練之織為衾音襦以惠孤老每製衣  
裳餘帛緝為巾褥曰身處富貴當為天地惜物暴殄  
天物天上古人深戒也織工治絲有荒類音棄遺者  
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主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  
知蠶桑之不易此雖荒類棄遺在民間猶為難得故  
織以示汝不可不知也平居服澣濯之衣不喜侈麗  
衾襦雖弊不忍易有言於右曰享天下至貴至富  
何庸惜此右曰吾聞古之后妃皆以富而能儉貴  
而能勤見稱於載籍蓋奢侈之心易崩崇高之位難  
處不可忘者勤儉不可恃者富貴也勤儉之心一移

禍福之應響至每念及此自不敢有忽易之心耳官  
人有過帝怒之右亦怒命左右執付官正司議  
罪帝怒解問右曰尔不自責罰付之官正司何  
也右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不以喜而加  
賞不以怒而加刑喜怒之際而行賞罰必有偏重人  
議其私付之官正司則當斟酌其輕重矣治天下者  
亦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者論之耳帝曰尔亦怒  
之何也右曰當陛下怒時遽自罰之非惟官人得  
重責陛下亦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下  
之怒也帝喜右以不逮夏舅姑為恨見帝違

慕非傷亦為之流涕晨夕禱懼從 帝拜謁奉先殿  
每當祭躬治膳羞務必誠敬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  
顧有子者待之加厚語諸王妃公主曰無功受福造  
物所惡吾與若屬被金繡美飲食終日無所為當勤  
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  
諄切懇至嘗曰汝尊臨父萬國身致太平亦由學以  
聚之尔小子當思繼之繩之以不辱所生又曰吾聞  
女史言鄧禹為將不妄殺人故其為后吾家世忠厚  
至吾父雖無禹之功然平生急於議今日為后非偶  
然也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寄尤必積累忠厚乃

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務德謂有偶然也汝切  
識之諸王或以衣服器皿相尚者 后曰唐堯虞舜  
第茨土陛夏禹文王惡衣早服汝父儉朴尤惡奢麗  
日夜憂勤以治天下汝輩無功錦衣玉食猶欲以服  
御相加何志氣不同如是乎惟當雜師取友講論聖  
賢之學開明心志自無此氣習也 后慈以接下親  
戚勳臣之家無不得其懽心命婦入朝不以尊貴臨  
之延接如家人禮遇水旱歲凶進食必間設麥飯野  
蔬 帝因告以賑卹之宜 后曰妾聞水旱無時無  
之賑卹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卒不幸有九年之



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之。帝深以為然嘗為帝  
言施恩欲溥徧然亦有等差衆庶日給固有艱難百  
官家在京者其鄉里遠近不同家貧富亦異而俸入  
有限慮或不給艱難必甚遇暑雨祁寒輒形於嗟歎  
帝感其意每遣存問周給之近臣及諸夫夏官朝  
罷會食廷中。后命中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  
薄不肯奏。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  
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典大享者不能輯其  
下人惟奉上者甘旨群臣欲食不得其味豈陛下養  
賢之意乎。上曰飲食之宜朕不經心將謂群臣皆

得甘旨豈意所司自分厚薄想群臣欲言又難於啓  
齒良雖甚微所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知其如  
此亟棘音召光祿卿徐興祖等切責之興祖等皆慙服  
帝嘗臨大學祀先師孔子還。后問曰太學生幾何  
帝曰數千又問悉有家乎曰亦多有之。后曰善  
理天下者以賢才為本今人才衆多深足為喜但生  
負廩食於大學而妻子無所仰給被寧無所累於心  
乎。帝即命月賜糧給其家以為常嘗謂。帝曰夏  
幾得失本君心之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之苦樂又  
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

生 帝皆命女史書之 后得疾 帝寢食不安以  
語群臣群臣請祠山川福求名巫禱 后聞謂帝  
曰妾平生無疾一且得疾如此自度不能起死生有  
命禱祠求巫何益之有及疾亟 帝問曰尔有身後  
之屬乎 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今日陛下為億兆  
主妾為億兆母尊榮至矣尚何言惟感天地祖宗無  
忘布衣而已 帝復問之 后曰陛下當求賢納諫  
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修業 帝曰吾  
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為懷 后復曰死生命也願陛  
下慎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

遂崩年五十一洪武壬戌八月丙戌也 帝慟哭終  
身不復立后 帝嘗罷朝內臣女史更進奏莫不已  
帝悽然不懌曰皇后在吾豈有此煩聒哉 后在  
時內政一不以煩 帝帝從容甚適故不勝哀悼焉  
是歲九月庚午葬鍾山孝陵謚曰 孝慈皇后永樂  
元年六月丁巳加上尊謚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  
天順聖高皇后

誠孝張后 增補列女傳

誠孝后者姓張氏 仁祖昭皇帝之后也 后性  
端莊敏達宮人靡不敬憚之事 仁廟極嚴謹 宣

廟握樞，后高拱深宮，雖于論列有所獻替而卒未始干預外朝及宜廟賓天主少國疑浮言藉藉有迎立長君之說時有二楊在朝然非后則無以主其是英廟既立凡詔令及朝廷大政必白于后然后行后即令付閣下議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后乃以所白驗之時王振潛有不律或政出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詰責之一日御便殿誅振加及振頸以英廟及諸大臣之請而止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

去故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后之力君子謂其為女中堯舜信與維周之時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此之謂也

三 韓太初妻 古今列女傳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縣人太初仕元為頭官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其姑寤至南宮縣姑仆地傷其腰劉氏顛音裕天刺臂血和湯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再進再愈至和州鬻蔬以供養無違禮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驅蠅蚊不怠蛆音沮生枕席齧音紫其蛆蛆不復生姑病隨愈後除

夕姑忽病危，齧劉氏小指，意與之永訣。劉氏不悟，明且斬指滴血和粥以進。姑病逾旬，復愈。越月而卒。劉氏遵遺命，殯之淺土。俟啟葬，日瑩管五年而弗果。號常如。祖括之日，哀聞上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竈氏喪。啟葬新樂旌門，復其役。

四 費愚之妻 古今列女傳

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妾朱氏。愚久患風疾，不愈。一日醉語，其妻妾曰：我死，誰與俱往？朱氏遽應曰：妾願往。及愚卒，朱氏即自經死。哀聞上嘉其節，儀命賜誥視正妻，降等贈之。

五 李忠之妻 古今列女傳

李忠之妻王氏，安慶懷寧人。忠溺死，王氏求屍得之，號慟欲絕。移時始甦，既欲赴水死，始救免。還家，日夜號慟，絕不飲食，數日自經死。

六 花雲之妻 增補列女傳

花雲妻者，郃氏之女也。郃賦性剛烈，識理道。每對雲語及王事，則曰：報國為忠，語及諸將，則曰：不妄殺為良。識者重之。雲以院判守太平，僞漢陳友諒攻其城，城中乏食，士馬俱餒。城遂陷，雲乃被執，罵賊至死。不輟。郃時一子甫三週，聞雲與賊戰，勢危，郃抱其兒泣。

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  
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  
縛悲慟哽咽以求死家人止之不及遂赴水死焉君  
子謂花雲之妻烈而有義而深明無後之為天也詩  
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七〕

姚少師姊

增補列女傳

少師姊者太子少師姚廣孝之姊也性端嚴不喜音  
樂襍劇人有過輒面責之不少貸焉廣孝初為僧姊  
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心之好  
殺也及廣孝預靖難王師威武奮揚渡江後諸大臣

不免誅夷之慘姊問之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  
是耶後廣孝進爵太子少師承命往賑蘇湖等郡遂  
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  
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  
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  
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  
見君子謂姚少師之姊賢而正而不役志於富貴焉  
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之謂也

〔八〕

李太之妻

古今列女傳

樂城李太妻甄氏孝於舅姑夫與其弟異居一日姑

出往次子家甄氏隨待不忍去姑命之還甫三日甄氏忽心動拳身流汗少頃果有來告其姑病篤者甄氏浴道拜禱往至姑側侍疾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卒合葬于舅墓甄氏廬于墓側三年且夕悲慟不輟里人稱為孝婦洪武中詔旌表其門

九

懋明胡母

增補列女傳

懋明母者胡侍御之女羅雙湖之妻懋明之母也胡母幼貞淑凝靜侍御每奇之為擇雙湖配焉母歸湖僅八年湖病卒遺姑六十有奇明甫三歲父母慮其年少而難於守有議焉母乃仰天曰夫婦之義刻骨

不可忘再醮之羞掬海不可洗吾之所以不即死者以掌上白髮無所仰面膝下黃口無所乳哺也侍御聽之為改容母竟儉約辟績足不出門戶者終身如一日也姑嘗病絕喘獨心腕中微熱母不忍斂越二日夜三鼓盡恍惚間夢一金衣美貌語之曰汝姑無恙矣適聞帝遺歸之後十五年當去驚覺忙視姑乃鼻有微息亟取湯潤之過其堂上見燈霧濛濛儼如夢中景狀蓋夢中與語者即其素所信事金身觀世音也姑竟愈卧枕纏者十五年母事之必謹課明以易補邑庠隆慶初事聞有司南昌縣侯巖錫扁曰栢

舟高節里閉號曰迎湖羅栢舟蓋借其地而言也君子謂明母貞而賢詩云教訓爾子或穀似之此胡母之謂也

〔十〕金華荏母 增補列女傳

金華荏母姓邵氏適荏道中生子一元纔八月夫遺疾將革囑曰親老子幼汝又妙年不知能守否乎邵氏泣對曰烈不再嫁君請勿憂仰事俯育勉能承之夫曰如此瞑目復何憂乎新寡有欲求娶者謀其父父勸之即引刀截髮邊止之堅守閨中始終如一事舅姑全婦道撫孤子盡母儀晚年雙目失明諸醫無

效一元每夜焚香祈祐侍疾者二年一夕夢令高節可愈敬行之目漸復明鄉里異之以為孝感盡其養者十餘年以壽終事聞府院旌其門書曰惟德動天惟天眷德其斯之謂與

〔十一〕甯氏之女 古今列女傳

甯氏之女初許嫁安丘劉真兒未嫁而真兒死甯氏年十六聞訃哭甚哀既而謂父母曰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吾身雖昧與之醮然媒妁聘幣父母之命皆已定矣今其不幸而死其父母老無所依吾豈忍背之採他人家箕帚耶遂請往夫家侍養舅姑父母初未

之許甯氏請益固卒許之甯氏至其家哭臨塋無違  
禮執婦道甚恭織絲以供甘旨如是者凡五十二年  
年六十八鄉里稱焉夏聞詔旌表其門曰貞節

十二 張敏道妻

古今列女傳

延安張敏道妻趙氏年二十一敏道疾將終趙氏對  
夫自誓及夫歿日夜號慟自經死詔旌其門曰貞烈

十三 任仕中妻

古今列女傳

上海任仕中妻俞氏字清安年二十一而寡女甫二  
歲一男生七日姑先夫卒舅仕遠方家貧無依親戚  
咸勸之再適俞氏斷髮自誓後強之俞氏欲自剄

衆懼而止紡織績紵教子女至于長女適俞邦用邦  
用亦早卒所親憐其貧勸之再適女曰我再嫁俞氏  
祭禮誰奉之且辱吾母寧娥死不改節乃皈與母同  
居守志有司上其復詔旌所居曰雙節之門

十四 步善慶妻

古今列女傳

步善慶為陳氏贅婿未幾病卒其妻哀痛三年如一日  
服除拜其父母兄嫂曰吾夫家無可依乞養我以  
終身其父曰汝少當為汝求配婦不答即日經死

十五 徐允讓妻

古今列女傳

山陰徐允讓與妻潘氏元至正己戌春從父安避兵



山谷間遇官兵至斫安頸流血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兵即捨安而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既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從汝無憾也兵信之聽潘聚薪焚其夫曰自投烈焰而死國初夏上聞禮部議曰允讓能捐軀以全父生潘氏能隕命以全婦道孝節並著實人所難詔旌表為孝節之門

十六 李茂之妻 古今列女傳

安吉李茂死妻高氏賈棺葬之自經於墓側

十七 許顯二女 古今列女傳

真定高邑許顯二妾陳氏牛氏許顯卒皆經死夏關

詔旌為雙節之門

十八 高氏節婦 古今列女傳

光州固始高氏有五節婦劉氏高希鳳妻也希鳳在遼東為亂軍所掠拒而不伏軍怒斷其腕而死劉氏亦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為所殺希鳳仲弟葉肝奴妻李氏早寡因亂携子姪往避難高麗國初全子姪來皈居應天府守夫墓誓不再適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自縊於馬櫪歷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為父讎所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俱自縊于室一門義不受辱詔旌表之

十九 傳某之妻 古今列女傳

真定涿州傳某妻岳氏李十八無子其夫病卒呼岳屬曰爾年少善復後夫岳涕泣曰吾豈忍復他人寧俱死不獨生及夫卒岳憑屍號哭遂自經死有司以聞旌其門曰貞烈

三十 徐德安妻 古今列女傳

饒州樂平縣徐德安妻陳氏年甫二十其夫疾卒謂曰汝無子吾死汝他適陳泣曰既為君婦豈復二姓乎即割一耳及剪髮示之夫死納棺中終身不改良聞詔旌表之

廿一 隴西張氏 增補列女傳

張氏者隴西李茂德之妻邑人張楸之女也初女在襁褓中笑語穎異父奇之及長而難於配時里人結社茂德以童子與焉聯對敏捷父老俱謂其善有笋抽過舊竹梅落剩閑枝之句楸大喜遂以女許焉年十七歸茂德生子庸甫六歲而茂德已謝世舅姑憐其少也而念之改適張不可又令左右諷之張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理無再醮死即可死適人不可會生失節何顏見我夫於地下也遂題詩於壁上曰挺志青松操持身白玉姿天如冷薄命此去變男兒畫

罷求自盡家人防之密即引刀截其髮以拉不他後  
有司以其負上聞 朝廷旌之錫呂扁植呂坊庸仕  
元至正間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  
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對母隴西郡夫人再調闕  
襄宣慰階中奉大夫而母夫人始卒君子謂張為貞  
白而倡其後云易曰其利斷金張氏之謂也

〔九〕

解復亮妻

增補列女傳

復亮妻者狀元胡廣之女解縉之子解復亮之妻也  
永樂初縉廣侍燕文淵閣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  
同官今縉况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

娠未卜男女 文皇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  
果生女遂訂盟縉子復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  
胡女未及歸而復亮已戍行矣逾數年父母欲令女  
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  
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為遂竊入室以  
刀截耳及家人覺之而往以救焉已血披兩頰異議  
遂寢 仁廟時復亮舉家召還女乃歸解氏事姑徐  
氏猶極孝謹云君子謂復亮之妻得從一而終之義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展也此之謂也

〔十〕

王進士妻

增補列女傳

王進士妻者姓黃氏名淑建寧進士王防之妻也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防對如賓客防尤賴其內助焉後防為泗州戶曹以疾卒黃挈柩歸未幾母又卒號痛幾絕服除親戚議改適廬陵令黃哲言不改節咏竹詩以見志其詩曰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竟憂鬱而死臨終囑其妾以藁置柩中以殉葬君子咏其詩而有取其真焉孟軻氏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正也黃淑其得之也

〔廿四〕東城棄女 增補列女傳

棄女者姓萬氏名棄劉復立之妻鍾山公之幼女也

生而秀朗通女孝經及女史烈傳諸篇年甫十三歸彼立舅姑咸稱其少而知禮逾四年而復立忽遭疾云逝矣棄時年十六未有胤嗣且里族原非仁俗或有異議者棄聞之泣曰我生自名家我父明經庠序嘗聞夫死不嫁二夫又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但堂上二姑無託不即死耳有子無子吾命也何計耶遂共姜自矢竭孝事二姑暇則理諸經懃足不出門戶家人雖五尺童子不及面焉一日鍾山公受書木學歸哀女之孀居欲令其返母而思以溫憫之女竟不行雖女婢促之數輩益堅拒焉其憤篤類

如此君子難之詩曰我心匪席不可捲也此棄女之謂也

廿五 藺氏有節 增補列女傳

藺氏者藺人之女也國初陳友諒部屬鄧平章陷江西見藺有殊色遂併其嬰兒掠去藺度不得歸乘間乃先殺其嬰兒齒指血題一律於壁上其詩云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豈忍更他姓烈婦寧其事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自刎而死友諒聞之哀其死而高其節立廟於城之東北隅大

書節婦以旌表之君子謂藺之節列有休光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廿六 程氏之妻 增補列女傳

程妻者休寧富溪程鑑之妻竹林汪氏之女也年十七歸鑑事翁姑至孝姑嘗病幾殆鑑惶懼乃焚香祝天求以身代汪曰汝惡能代母惟婦可以代姑耳是夜到股作糜以進病尋愈鄉閭亟稱其孝鑑嘗閱卷嘆曰賢哉婦也汪問此何書鑑曰此吾門所紀節婦行蹟也汪曰婦人執節常事耳奚足為異隣有孀婦改適者鑑歸語汪曰某今以為某人婦矣汪曰婦人

不幸遭此有子者當忍死以撫孤無子者當速死以相從而忍于改嫁禽獸行也磁曰是殆有難能耳無易之居逾二年磁商遊松江涓水死汪聞訃慟絕而甦者數四既而哽咽泣謝翁姑曰夫既不幸妾何能獨生今當踵入冥路求與俱矣舉家驚懼嚴守之汪乃詐言夫視未至吾猶未即死也防之少懈即自經而元遠近嗟惜之君子謂程妻貞而固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廿七 長樂陳女 增補列女傳

陳宙姐長樂江田陳岳伯孫女也幼涉書史父歿無

嗣視三女特哀恨不為男子以主入故父并許聘於里中黃長史孫男一鄉嘉靖末倭寇至宙姐從母匿岩穴中恒傳及衣中以需死計母大詫異隆慶初年寇平歸於黃一鄉夙負奇抱有聲膠序陳沾沾自喜有聞雞斷續之風居逾六年八月秋炎鄉蒸冒痢疾陳籲天請代剗劇鄉度不起典訣曰余天無子爾歸依寡母爾志余知匪他祇自愛以終未亡耳陳含淚應曰幸為君婦死生以之君倘不測直殺身相從寧能有覩旋友遂擢髮結於鄉髮納指於鄉口含嚙為信約六日遲我地下鄉卒治匠事嚴陳未再具一棺

俟死家恐其哀毀殮弗與知陳覺至柩所以首觸棺  
額起一卷棺為一凹自是哀慟絕粒屢經救免旋發  
狂言有云未為丞相母且作狀元妻餘如夢中語且  
日盡出所御服飾分贈親屬并治喪具復揖其翁曰  
舅婦禮隔母敢致詞姑以女視禪子婦得附堂側歲  
時不為若敖氏鬼足矣犬馬之報須待來生言訖仆  
絕舉家相顧慘裂愈以為諒喪闋不尔至廿三日夜  
較鄉十八日卒恰六日忽大息曰雞鳴矣正余失屬  
續辰也整容而逝顏色如生家又意其復甦不忍稍  
乏越日乃克殮形殊不改觀者如堵嗟嗟異焉邑侯

蔣公廉其實請於當道扁其門曰貞烈時憲副林公  
山說直少許可獨榮是舉觀迎扁者謂徐徐行使孀  
婆堅其向往亦以愧世之事二夫者有婦如有陳岳  
伯黃國史可謂不亡矣詩曰宜其家人又曰倉命不  
渝風人之旨似咏陳氏夫似咏陳氏也夫

廿八 周氏代夫 增補列女傳

周氏者九江周氏之女副使王裕之妻也裕由進士  
歷任廣西憲副以酒醉餘致死指揮官罪擬絞周為  
上書代死其書曰臣夫叨由進士擢任廣西按察司  
副使分巡嶺南道昏夜行至南丹衛夫因在途恣飲

酒醉嗔怪官軍迎接太遲不合將本衛指揮鞭柴用拳脚踢致死隨蒙鎮守廣西都督朱效將夫參提到官審出真情問擬殺死軍職絞罪加繚見發廣西按察司司獄奏請取決臣思夫之所犯情真罪當別無異詞雖蒙聖恩不在釋宥之數但念夫父王寓向年四十八歲夫母喪氏向年四十六歲家道頗足因無子女所生臣夫劬勞乳哺歡愛無加夫年十二初進儒學習讀經書年未十六僥倖食糧父母愛之尤甚十七歲鄉試中式即第黃甲觀政刑部十九歲欽差浙江監察御史奏准省回娶臣為妻帶臣赴京

臨行時父母叮咛懇切其詞曰父母養其身朋友長其志不可受賍以玷名節深戒暴怒以免禍危至欽差直隸情理軍伍到任三年改陞斯職緣今夫父見年七十四歲夫母七十二歲教子之心已遂雖得官職而晨昏定省之禮未嘗一朝一夕得報今父母公髮皓然既不得子之奉養又不得子之送終是臣之夫得罪於父母尤甚得罪於朝廷也今舅姑衰老在堂眼見壯子顯被刑戮哀痛悲號必至傾喪臣雖送終守制然亦無後為大矣臣思已之父母生男五人生女六人臣居女之末小古云出嫁從夫情願



代受極刑，赦夫還鄉，保全希壽之父母，庶無後為大  
之言，不托於空也。臣之死，何其幸歟！伏惟  
主上布世世之洪恩，發親親之政道，乞勅法司多官  
誥議，赦夫出獄，追奪誥命，庶得保父母餘年。收臣代  
夫罪名，不圖秋後先將加刑，取決非惟憫臣之望於  
萬一，而且慰舅姑之望於千年也。為此激切具本親  
賫奏，聞上亦哀其情，訓之愴楚，赦裕之罪，俾其歸  
養裕，之所以得生老舅姑，所以有子皆周之力也。  
君子謂周孝而義而善於舅姑，夫嬾之間，詩云：喪亂  
既平，既安且寧，此之謂也。

九九 李氏妙緣 增補列女傳

妙緣者，李日亮之女，林圯之妻也。圯初授蕪湖令，才  
絀，謫丞榆林驛，以慢親王罪擬死，臨決，妙緣慮圯之  
母老於堂而缺，養懼圯之後艱於嗣，而罔承乃詣  
闕上書，願以身代書，曰：朝廷者根本也，刑賞者法度  
也。朝廷尊正法度，嚴明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且  
君有難，臣不救理之不忠；父有難，子不救理之不孝。  
夫有難，妻不救理之不義。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  
妻綱。若三綱不正，縱區區生於閭浮，真木馬之不如  
也。臣禮部侍郎李日亮之女，嫁林圯為妻，有九年矣。

夫之祖林弼任副都御史因諫  
 太宗皇帝遷都幽燕忤旨為民後陞吏部尚書夫之  
 父貴州御史因諫錄臣正人倫忤旨為民得全首領  
 以終天年臣之夫幼讀詩書守持法理除授蕪湖縣  
 知縣為因考察降榆林驛驛丞自到任以來絲毫不  
 敢妄為寸步不敢妄動舊年四月迎接親王缺少未  
 馬刑得死罪夫之母乃東閣周敬之女也今以來足  
 疾日昏寸步不能移履妾身不敢扶持姑不離於夫  
 猶之夫不忍離之於姑此去留不可相兼孝義難以  
 兩全也夫圯今當處決之秋只得離姑左右見罪齋

訴蓋夫之圯分其身不足以贖其愆寸其斬不足以  
 謝其罪但念夫年三十有二尚未有子妾年二十有  
 八雖死何如伏乞將妾斬首懸街號令天下放夫回  
 籍養親上可以延姑之殘喘下可以行夫之蟻嗣臣  
 死九泉不任感戴為此親賫奏  
 聞上可其奏又令法司鞫其教唆代罵之弊及至御  
 街前得其親書遂免圯罪仍授蕪湖令之職又詔所  
 管分每月給米十石以資妙緣之用君子謂妙緣文  
 而義而可與與難詩云言旋言歸彼我邦家此之謂  
 也

三十一 盧妻妙惠 增補列女傳

妙惠者姓李氏揚州女同里士人盧之妻也盧下禮  
闈第隱讀西山寺中絕音耗成化間有同名者死京  
中鄉人誤傳盧死父母信之憐惠貧寡欲奪其志不  
可必強之於是江西鹽商謝啓聘之惠自縊者再為  
防守者密不得死既受聘強之歸謝至則操節求死  
啓不能犯置母傍安馴之母亦揚州惠侍其父葛懇  
請為尼母佯許之意其父可成禮時啓舟先發歸母  
僅惠後舟過金山寺下因禮醮惠題壁云一自當年  
拆鳳凰至今魚鴈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頰入地還

從折桂即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新愁腸新詩  
謾寫金山寺高樹雲帆過豫章後署曰揚州盧穿妻  
李氏題盧後登第承命往江西促 憲廟實錄至家  
則虛室矣頃遊金山見其詩徑抵豫章得徐方伯差  
臺隸歌其詩於各塩船下遂知其<sub>在</sub>謝按致公館歡  
會如初謝商函嘆曰貞婦也乃置之君子謂李為貞  
而有守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妙惠之謂也

卅一 吉水周女 增補列女傳

周女者吉水周中丞之宗女鄒南岡元標之配也萬  
曆丁丑南岡公登禮闈第以論張江陵不守父制謫

戊西陵公時已聘周而親迎之禮猶未行公謂已之  
役臣盡臣職不欲以成行累周也作書遺其家令周  
改適女聞之謂其母曰不可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寧  
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彼以君命我以從夫  
何嫌何疑而樂於異乎竟矢心耳同成遺識者義之  
君子尚論其事未嘗不酸痛凌楚而我欲壘噉奸貪  
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鄒周之謂也

卅三 溧陽史女 增補列女傳

史女者溧陽史濰之女也女生而端凝既長秉持操  
不輕笑語濰甚奇之為擇佳偶得宜與之邵一龍在

許之既聘將上期邵沒女哭之哀仆絕者數四遂執  
哀斷萱茹自矢以終寡其身後喪畢庶士多求之父  
母欲為更許女曰吾父母無子可留我以代養若再  
欲得婿恐并失女母為後悔也濰不聽女曰父母之  
不吾聽者未信吾心也乃對粧束針刺中心不改甲  
字於面母見之淋漓面血抱哭殞地女從容引墨漬  
字一畫未明補刺之求者乃止後濰亦早世女竟依  
其母而終焉君子謂史女為有守曾論曰匹夫不可  
奪志也史女得之矣

卅三 李氏玉英 增補列女傳

王英者錦衣千戶李雄之女也婉麗有才藻早喪母繼母焦氏後雄以征陝陣亡家益窘迫英年十六未字嘗有送春詩一絕又別燕詩一絕焦疑其外遇令其弟焦榕送錦衣衛誣以奸淫不孝等情問官不察罪擬剛時嘉靖四年夏月例有寬恤之典

上命近侍索獄王英遂上書書曰臣聞先正有云五刑以不孝為先四德以無義為耻又聞烈女傳有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雲華有墜井之貞風是皆所以正綱常以厲風俗流芳名於後世

垂規範於無窮也臣父李雄早以蔭籍百戶回還荷蒙朝廷恩寵以征陝西有功尋陞前職臣早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弟李承祖俱在孩提父恩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年十二以皇上嗣位遍選人才府司以臣應選禮部憐臣孤弱未諳侍御發臣寧家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陣亡天禍臣家流移日甚臣年十六志獲結縵姊妹伶仃子無依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嘗有送春詩一絕柴扉寂寞鎖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鬢衣裳半泥土野花何事獨撩人又別燕詩一絕新巢泥落舊巢空

塵半踈簾欲掩遲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  
非是皆感諸心聲形諸筆札盖有大不得已而為言  
者矣奈何母氏不察臣衷但玩此情疑為外遇朝夕  
逼責求死無方逼舅焦榕拏送錦衣衛誣臣奸淫不  
孝等情臣本女流難辯口說問官昧臣事理將臣問  
擬副罪重刑臣只俯首聽從蓋不敢逆繼母之命以  
重不孝之罪也邇蒙聖恩寬恤時以天氣炎熱在監  
軍民未經發落仍命審錄大監研審凡事任人寬許  
諸人陳奏欽此欽遵故不得不與樂生之心以冀超  
脫而有言也臣父本武人頗知典籍臣雖妾婦亦幸

領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亞奴生週歲  
臣欲圖親兒繼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而弟李  
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於非命  
之死以圖己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  
得父遺骨以歸前計不成念心未息仍將臣弟李承  
祖毒藥身死支解棄埋又將臣妹李桃英賣與權豪  
之家充為媵婢名雖贍養事實有謀又將臣妹李月  
英沿街抄化屏去衣食朝夕拷打靡有怨言今將臣  
誣陷前情臣縱有不才四隣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  
某人為此數句之詩尋風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

無恨矣臣十歲之弟有何罪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  
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  
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為繼母者得以肆其奸妬之  
心而凡為人之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也是以一身  
而污風俗以一死而喪綱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欺臣  
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舉監警惶伏望  
陛下俯察臣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昭布各衙門知  
道將臣速斬庶身無所苦免行露之滯滯魂有所歸  
無青蠅之遺汚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事情推詳  
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之靈亦有感於地

下而臣之義心亦不可掩於人間矣今係辯冤抑事  
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桃英親齎奏聞書  
上天子憐之詔免其罪而正焦氏焦榕於典刑君子  
謂王英為有辭可幾古之辯女詩云誰謂鼠無牙何  
以穿我墉此之謂也

刑四 張妻甄氏 增補列女傳

張妻甄氏者張宋畢之妻邑人甄氏之女也甄配張  
三載其夫卒生一子甫五歲亦卒獨遺姑在子無一  
親甄事之稱孝竟孀守絕外念或有以難病之者甄  
作歌以自矢焉歌曰泉流不歸山雨落不上天妾心

死不田金石無全堅白日經中街飄忽沉西海妾心  
日不如長夜瞳瞳光不改明月懸清輝三五二八圓  
又缺妾心月不如一圓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鉄不  
與紅爐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濤裂妾髮可剪妾頭  
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湮憶妾二十春結髮事良人焉  
知三載皇天傾羅幃帳幕生素塵懷中五歲兒未上  
浮漚淪白髮蕭蕭垂老親絲衣零落空悲辛吾聞陳  
孝婦夫死養姑心愈固朱幢入奏丹書來黃金斗  
高萬戶又聞杞梁妻一哭梁山傾精神變天地黃土  
非無情君不見章臺女傾城華去年嫁東隣今年歸

西家顏色皎皎如桃花桃花食結子紅顏不惜汚泥  
沙回首天漢上雙鳳縹縹凌紫霞蓬萊仰面空咨嗟  
書罷大泣益勵其守而事奉其姑朝夕惟勤終身不  
愧其所歌云君子謂甄氏達於辭詩云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此之謂也

〔九五〕 吳世擘妻 閩範圖集

明休寧畢氏商山藍田吳世擘妻也擘家貧畢紡績  
以需菽水孝事舅姑讓著妯娌世擘以奔兄喪往松  
浙未幾相繼以亡婦聞訃號慟累晝夜既而舅姑以  
家貧無給逼之嫁婦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烈女不



更二夫夫死而嫁禽獸不若也涕泣不從一日姑不  
令婦知私通娶家多人強婦上車婦不得已誑姑許  
嫁夜從徑路抱石沉龍潭而死時年二十有二云

唐氏貴梅 閨範圖集

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年適朱夫貧且弱  
有老姑悍而淫少與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  
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  
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弗聽繼以炮烙體  
無完膚終不聽乃以婦不孝訟於官通判毛受賂倍  
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憐其色令姑保出

之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  
吾姑乎乃夕易袿襦雜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  
也及旦持桑枝將入撻之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  
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  
大慟親黨咻曰生既以不孝訟死當稱心何哭為姑  
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是以哭非哭  
惡奴也屍懸於樹三日顏如生見者咸墮淚每歲梅  
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有司以府判故終不敢舉節太  
史楊升菴先生聞之廼為作傳以垂不朽傳曰嗚呼  
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為名死於梅之株水操

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  
可吁

卅七 張氏節孝 閩範圖集

明海陽黃節孝張者笄而歸五城黃楚楚家故貧父  
替母老鮮兄弟張紡績佐楚供衣食無有楚殞子錨  
生纒六月張痛欲絕翁姑釋之曰而即不欲生從吾  
鬼地下得矣其如二老一孤何張乃悟遂起治喪家  
用益黜舅姑相繼歿又竭力殯于窆會浙西寇起遠  
近逃竄或諷張去張曰吾柩纍然吾孤孑然將安之  
惟號慟籲天已而寇平亟扶三柩至撫孤鎧成立祝

魯二侯庶其賢苦旌其門曰節孝李侯續誌錄焉

卅八 雙溪張氏 閩範圖集

張氏休寧漁溪人自幼仁恕寬厚及笄歸於同邑之  
雙溪黃侃克備婦順侃年將五十而無嫡嗣張為之  
置貳雖閭內怡怡而尊卑初不易位妯娌間稱二順  
焉不一二年連舉二子及二子甫成童而侃物故張  
時撫而訓之日望其成立稍長即遺受一經所交勝  
已士相過則喜為治具否則譴訶之不少貸故二子  
各以弱冠負雋聲於儒林且有士行人咸謂母善教  
之所致云

百濟

〔飛九〕都彌之妻 三綱行實

都彌妻卷麗亦有節行蓋委王聞之語都彌曰婦人雖貞在幽昏屢誘以巧言則動心矣都彌曰若臣妻雖死無戴王欲試之留都彌以事使一近臣假王衣服夜抵其家謂其婦曰我聞爾好與都彌博得之來日入爾為官人將亂之婦曰王無妄語吾敢不願請大王先入室吾更衣而進退飾一婢薦之王後知見欺怒甚誣都彌以罪驪兩眸子置船泛河遂引其婦強欲淫之婦曰今良人已失獨身不能自持况為王

御豈敢相違今有所避請俟他日王信而許之婦便逃至江口不能渡呼天慟哭忽見舟至乘到泉城島遇其夫未死掘啖草根遂與同至高勾麗終於羈旅

高麗

〔四十一〕玄文奕妻 三綱行實

元王十一年三別抄在江花叛將軍玄文奕逃向開京賊船追及文奕射之賊不敢近文奕舡膠于灘賊至其妻曰吾何忍為賊所逼及携一女投水而死

〔四十二〕鄭文鑑妻 三綱行實

元王十二年直學鄭文鑑妻不汙於賊與文鑑投水

而死

四二 安天倫妻

三綱行實

洪武六年正月安天倫家失火其妻自外至見天倫醉醺扶出不得遂與俱死

四三 烈婦崔氏

三綱行實

烈婦崔氏靈巖士人仁祐女也適晉州戶長鄭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洪武己未倭賊寇晉闖境奪竄時滿因事如京賊闖入里間崔年方三十餘且有姿色抱携諸息走避山中賊四出驅掠遇崔露刃以脅崔抱樹而拒奮罵曰死等尔汚賊以生無寧死義

罵不絕口賊遂害之斃於樹下賊擄二息以去第三兒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亦斃後十年己巳都觀察使張夏以聞乃命旌門蠲習吏役

四四 處女三人

三綱行實

洪武十年三月倭寇江花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龍率府民遁于摩利山府吏之處女三人將見獲遂投于江

四五 裴中善女

三綱行實

烈婦京山人進士裴中善女也既笄敏士族李東郊

善治內夏洪武庚申倭賊逼京山闔境擾攘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台浦帥幕未還賊騎突入烈婦所居里烈婦抱乳子走賊追之及江江水方漲烈婦度不能脫置乳子岸上走入江賊持滿注矢擬之曰而來免而死烈婦顧見賊罵曰何不速殺我我豈汚賊者邪賊發矢中肩再發再中遂歿於江中體覆使趙浚上其復旌表里門

〔四六〕金彥鄉妻 三綱行實

金氏名雲正金彥鄉妻也居光州洪武丁卯倭寇本州標掠村落突至其家家人奔竄彥鄉夫婦奔匿林

莽間倉卒金行不逮遂見執賊欲私之金曰寧就萬死義不受辱竟不肯屈賊恚害之永樂甲辰命訪境內善行州上其事乃旌門閭

〔四七〕慶德儀妻 三綱行實

慶德儀妻某氏居井邑縣洪武己巳倭寇本縣某被執守節而死

〔四八〕鄭寅之妻 三綱行實

宋氏驛丞鄭寅妻也居咸陽洪武己巳被倭虜倭欲汗之宋誓死不從遂見害

本國 〔四九〕儒士柅之女 三綱行實

林氏完山府儒士拒之女也適知樂安郡夏崔克季  
倭寇本府林被執賊欲汙之林固拒賊斫一臂又斫  
一足猶不屈被害

【五十四】吳之界妻 三綱行實

韓氏副正吳之界妻也居安州洪武壬午冬之界死  
於艾由之役韓哀毀絕粒親戚聚而勸之韓不聽而  
死事聞 賜賻旌門

【五十一】金氏黎貴 三綱行實

金氏名黎貴高敞人適舡軍朱安道朱得疾金氏侍  
藥不懈踰月而安道死金方孕抱屍號哭其母止之

曰孕婦不可臨喪過哀率啟其家是夕金上萊樹縊  
死年二十六事聞旌門

【五十二】豐山金氏 三綱行實

金氏豐山人適李檀檀墜馬道斃其僮昇屍啟金號  
咷擗踊抱屍經三日夜及殯益自哀慟踰月不食唯  
啜水而已父母諭之曰食而哭於義何害金曰非哀  
而不食自不思食耳應是疾也至五十三日而死年  
二十父母隣之同穴而空

【五十三】安東金氏 三綱行實

金氏安東人適散員俞天桂洪武辛巳天桂當行戍

謂其妻曰今日吉吾將出宿於外其妻曰吾亦出宿  
矣遂入室裝糧夜半忽有人驚呼聲婢僕皆縮頸金  
挺身出虎已攫夫去金把木弓叫呼而前左手執夫  
右手撲虎幾至六十步許虎委之而止金曰爾既攫  
我夫欲并取我耶虎乃去夫氣絕金負而歸家黎明夫  
甦其夜虎又至唐突大吼金又開門荷杖語虎曰爾亦  
含靈之物何若是之甚乎虎齧舍傍梨樹而去樹乃枯  
新續列女傳卷之下終

承應三年甲午五月

上田知兵衛梓行

### 新刻古列女傳叙

客有問于黃懷英氏曰劉中  
壘津々女德王臨川迂其迹  
諸狂女而予又津々中壘也  
將不臨川是乎曰姬吾語若  
地羨而嘉禾生焉水清而嘉

魚出焉易凶歸妹詩讚王睢  
昌國刑家內則焉賴客何不  
臨川迂而迂中壘也曰中壘  
列傳八篇離爲十五益以十  
六今不問其有無頌向子歆  
譔而皆以爲中壘傳乎曰向

傳八篇曹注離之固向傳也  
益以陳母而下十六傳即不  
向筆而不失向意亦向傳也  
合而炊與拚而炊而皆可孰  
也或炊梁或炊稷而皆可飪  
也曰漢去三代近向所校天



祿石渠之書宜甚精今取而  
圖之則未<sub>ス</sub>知<sub>ラ</sub>所<sub>シ</sub>圖<sub>ス</sub>者古<sub>ク</sub>珮<sub>カ</sub>服<sub>カ</sub>  
歟今珮<sub>カ</sub>服<sub>カ</sub>歟曰古<sub>ク</sub>者笄<sub>カ</sub>冠<sub>カ</sub>飾<sub>ル</sub>  
首<sub>ヲ</sub>今<sub>ハ</sub>則<sub>ニ</sub>有<sub>リ</sub>步<sub>ヲ</sub>搖<sub>ル</sub>金<sub>ノ</sub>爵<sub>ノ</sub>翠<sub>ノ</sub>翹<sub>ノ</sub>搔<sub>ル</sub>  
頭<sub>古<sub>ク</sub>者</sub>榆<sub>ノ</sub>衣<sub>ノ</sub>揜<sub>ノ</sub>形<sub>今<sub>ハ</sub>則<sub>ニ</sub>有<sub>リ</sub>鳧<sub>ノ</sub>  
翳<sub>方</sub>空<sub>雉</sub>頭<sub>雀</sub>繡<sub>便</sub>娟<sub>追</sub>俗<sub>ヲ</sub></sub>

冶化從時<sub>ニ</sub>令<sub>メ</sub>向<sub>ラ</sub>而在<sub>ラ</sub>則<sub>ニ</sub>未<sub>タ</sub>知<sub>ラ</sub>  
所<sub>シ</sub>圖<sub>ス</sub>者古<sub>ク</sub>珮<sub>カ</sub>服<sub>カ</sub>歟今<sub>ハ</sub>珮<sub>カ</sub>服<sub>カ</sub>歟  
曰<sub>ク</sub>碩<sub>ト</sub>士<sub>疇</sub>人<sub>負</sub>臣<sub>順</sub>子<sub>傳</sub>之<sub>ヲ</sub>  
圖<sub>之</sub>將<sub>ニ</sub>有<sub>リ</sub>風<sub>也</sub>而<sub>シテ</sub>奚<sub>ヲ</sub>以<sub>テ</sub>是<sub>ヲ</sub>刻<sub>ス</sub>  
弋<sub>而</sub>巾<sub>幘</sub>爲<sub>曰</sub>古<sub>ク</sub>者<sub>后</sub>娠<sub>出</sub>  
就<sub>館</sub>不<sub>衰</sub>色<sub>不</sub>異<sub>味</sub>不<sub>敖</sub>言<sub>セ</sub>

非時而樂則太師韞琴而稱  
不習有胎教焉既脫身阿保  
負之士妻食之傅姆之端良  
慈愛提携之有襁褓教焉始  
誰而詔之數詔之方名有孩  
提教焉羈貫成童而就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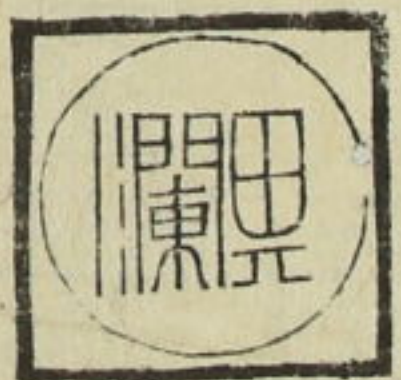
則成人之道習過半矣故曰  
父之教子也倍母而子之化  
于母也十父則唯是巾幗焉  
其忽之也曰吳道子作地獄  
變相而酷吏彷彿以鍛鍊子亦  
取其嫖節子並行而風以遠矣

孽嬖而下カ不フ幾カ雅終而侏儒  
戲乎曰詩存濮上書紀牝晨  
不聞妊姒獨垂而龍漿之女  
削不錄也且人情有所豔必  
有所醜並而擲之掇ス百金當  
不掇搏黍矣夫女子幼而公

宮教之字而夫子刑之陽教  
脩陰事理房闈宜而萬化起  
至于宮闈恣趙朝政由王雖  
日取中壘而嘖之而咲其迂  
者疑不止一臨川也客唯々  
適タ剖ク劓ク氏負版告成乃述客

難而弁之簡端以爲序  
萬曆丙午孟春日新都黃嘉  
育懷英父撰

汪其瀾仲觀父書



*Faint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